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

勝啍啍矣一竅日鑿渾

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

而況標季乎故今世之
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
之患剗灑拯救誠非餘
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

鈎繩規矩削性者不可
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
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
之人淡過齋卷儉囊而

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
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
天下無失常然之樸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

庶幾哉鄭韞伯一麾出
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
無欲也然簡髮數米竊
竊無足濟世者弗之取

有所以振之俾目擊而
道存在乎排纘夫簿書
填委猶證彙今故寧惟
是大知觀於遠近掇而

不跂扶進之功始莽乎
大荒兮其未央也管老
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爲脩爲平世
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
此物此志也方今

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

曲折响俞以慰天下之
心得是集助其引翼步
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瞠
若乎其後者行填填視

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
矣語不云乎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卽與之化何也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
無他常然已耳故知善

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

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
肆扣盆拊瓶之徒如輪
扁之釋推鑿釜而上師金
之昧芻狗於前非善讀

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
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
能嚙矣

蜀昌元喻思恂題於

撫署之忠敬堂

昨非菴日纂序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

亟示余余受讀之旣曰

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

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
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
樂爲人經中正仁義爲
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

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
行不迪民迺用戾大人
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
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

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
出也况夫一行作吏簿
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
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

心爲逖不及計者邪鳴
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
余近觀世變竊以爲內
外之訐異不足定而無

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
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無教
化則不順倫而覲史冊

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
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
止足而爲一日無關名
教之小人故鄭子之書

不可不讀也鄭子視事
南庾籬扒概量日不暇
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
百世之人心爲已任其

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
具在扶頽俗醒凡心以
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庚
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

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
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
斯所載之爲明矣故鄭
子修其謙以爲是今古

之成文吾則纂之而余
斷以爲是鄭子之書而
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
余以甲子之役得鄭子

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
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
此然則鄭子之壯猷伊
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爲

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
鄭子而可以大匡矣鄭
子之友有光衷顏子者
其迪吉錄諸書與鄭子

同旨而異目訓誡未俗
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
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顏
子以兼經登用於

明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
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

題

昨非菴日纂序

范文素自悅仕未嘗釋卷入或勉之
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為
大任苟如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
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
謂黃葉謂叩門磚字讀書之債已矣

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
逢萬波披強震灼畢竟得力知在
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法帖毫
釐早惡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古人見
我晚也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
乾稱法博惟托拾函異矣法黎黎

如搜神雜俎輟耕諸錄誕繁辨說云
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悅於同
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夙脗
四方辛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蒲寺
披帷人在手自刪管及與高昭輓遂
無不以砢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

力在此視曹陪康傍藻凜於鴻雁無
若鼠雀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西園
書呻噉之外園不暇窺案案昨非養
日纂廿卷遠函徵序案益儀淨存
之情心而見越也夫使淨奉案白于
鍾阜虎恠它能拒還流徽壓元白

而倒之昂與燕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信屈教牙者綆脩以汲當履赤
幟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有非言其取言正之其仁行言
其所言雖浮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取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浮奉

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子卷不如行得一
字能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
可矣

年社弟許彖頓首題于席罍

之清滌堂

昨非菴日纂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
長而失學俛俛然如無燭而
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
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

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
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度陪
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
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
沒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

片牒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
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
之師如張畱侯之黃石公曾
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
德公皆龐眉黃髮明炳幾先

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
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
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
焉徃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
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

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儼崇
於丘山澗於坑塹雖吞刀刮
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
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
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

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
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
讀書既多卽纖悉瑕疵照臨
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
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

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
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
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
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

陳序四

凝水爲冰卽可泮冰而爲水
放拳爲手卽可握手而爲拳
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
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
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

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
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
化有是理乎嗟嗟日暹月來
天道也送暹迎來人情也田
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

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
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
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
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翻先
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

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
大夫昨非菴日纂讀之豈惟
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
而得道焉故樂爲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昨非卷日纂序

李延平先生有云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
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
而進矣此論最為切實我
輩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內
以為身心性命外以為天

下國家舍此皆糠粃也苟
其書不足以資體用之學
是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於書是學者負

書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而憂之
乎其難之又况實以其言
求之于身而勉聖賢之所

至乎哉余讀

鴻逵鄭使君昨非庵目纂
兩集而不勝嘉歎焉夫昨
亦何窮使君之意蓋未有

今是也以是之心讀書則
讀愈多而聖賢愈遠切磋
琢磨皆非局也人日處於
非之中不自覺于是轉迷

謬為矜驕轉矜驕為忿悻
古今來刻意厲行之士不
少而究至于敗名損德者
大約皆從是之心生也使

君司度、治守嘉、治今
分藩越東越治使君亦焉
得有昨非孰是即延平先
生所謂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者也
今其書具在語不取與事
不取奇止取其切近于身
心性會實之可見諸施行

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每
見當世學人摘新標異組
織為文而究于實用了無
關涉煌竊惑焉今試淨几

焚香夷心靜氣取使君書
諷誦數則有欣然若跂者
有歎然若負者有慙然面
發赤者有瞿然矢席不自

容于天地者屋漏即在大
庭雞鳴不必平旦奇莫奇
于此奧莫奧于此彼新聲
艷采不過驚炫耳目能使

人至是孰使君以之澡心
育德即以之善世淑人昔
高皇帝命國子生兼讀劉向
說苑以其有闕世教是書

也豈特與說苑埒哉吾願
讀是書者口誦心惟孰為
已能孰為未能孰為可能
孰為不可能不以其已能

可能者自矜而以其未能
不可能者自勉則使君立
言之意庶幾與延平先生
俱不朽矣

崇禎庚辰閏正月通家治
生余煌題于鳳山軒之廬

昨非菴日纂自序

自昔雄奇穎異之士學靡所不
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爲塚墨可
爲池門可爲龍舟可爲仙風流
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掬靈明
反茫不爲較勘二六時中凡服

官齊家禋躬接物調神塞兌理
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
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爲是旣
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
日熟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
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

作奴裏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
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
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履錯恒多
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
甚泯沒視事南庾凡酷燄嚴凍
無刻不奔走篩曬之場晴幾枯

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
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
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
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旁
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
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覆

轍睹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
之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
爲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
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
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
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

金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銛馬非
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芟非得
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
習轉晷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
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
倘不痛自猛省而飾非自文何

異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
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
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
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
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
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揆其新奇

可喜者以竦聽聞予曰拾遺記
石鼓文山海經峒嶠撰碑非不
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傅仙張華
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
富也反已或支夫尚鞶帨不尚
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

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
雜陳將無薰蕕竝器余曰而未
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
鑄檜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
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
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

游鱗寸苔拳石織毫莫遁提吾
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
儆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惺者
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
者耳蘧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
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

可告者不敢爲昔賢省心砥行
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
爲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
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卽使
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
不知爲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

馬則余豈敢

昨非菴居士鄭瑄漢奉甫題
於白下公署

日纂凡例

一 茲編事不炫奇辭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卽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 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哲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爲型典

一 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爲師或言堪

作佩者隨展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一每類中嫩憲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一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屈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

類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
秘籙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崗鄭瑄漢奉甫謹識

汪石

非菴日纂宦澤卷之二

每見史冊內顛連。窗下幾。幾。擊。劃。事。權。在。握。

可任入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晚季。枕上如切。
溺焚。痛毒親嘗。得謂噓枯非我。古之仁人。
一。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
異。人。任。也。纂宦澤第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感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
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
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
陛下立子則萬歲後朝食無窮未聞姪爲天
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
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勤迎廬陵王可以免禍
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
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
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
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
已。獄戶生桃李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
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
日之隄。百姓惟無涯之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
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
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

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繫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亂。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爲國興利。但

取
卷
一
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
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
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
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
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
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
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
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
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
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請
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飯萬僧
爲苦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

水辭曰止欲報寃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爲温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
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
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
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
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
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
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
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
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
爲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
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探吏
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
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繆。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跡去。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秦。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餓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
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
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
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
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
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鴛。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鷓頭宦者
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寧何須犯
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
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
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既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

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

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繫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慙諛官長。而增下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

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絲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

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
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
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
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于琰琰于翽爲令竝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
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疆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訣

何朽庸言
在言中
亦理也

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好甚閒。船守漸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閔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內自擣藥令昇至幕廨委謹厚廨子及幕官
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
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
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
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
一鬪毆罪耶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
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廢卽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久屬公矣

已已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寬。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

遷弘農太守。嶠、黽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日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現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令○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
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
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
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
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太熟。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午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旣絕
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
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
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
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恥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纜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申屠嘉爲相。鄧通方愛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
度嘉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
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
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
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
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掠。

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
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
果掠車羸兵。悉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
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
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已畢。行儉更
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
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嘆
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

母問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爲備。世衡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

王濟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濟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

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
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
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
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
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
度至愬以橐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
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謂蔡
人聳觀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橫。至張綱，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白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地
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
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
態未絕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橫始輯道路
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
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
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遂鑠之而入。后曰：宮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按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之。獨獄中以賊不獲。致送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答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
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
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
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
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
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
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
使按視民謹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
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
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
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
故士馬俱斃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辭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証。口辨如傾。而病者。

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